

石成岳教授：

一位受人尊敬的会计教育家

郑 炜 肖 鼎



在会计学界，石成岳教授的名字广为人知。

他的人生经历很平凡：1927年生，辽宁省海城人。早年就读于上海中学。后考入当时的国立上海商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前身）会计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不久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研究

生班攻读研究生，毕业后回校任教至今。

他的工作业绩不平凡：他先后担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系主任、中国会计学会常务理事、上海会计学会常务理事、财政部教材编审委员会本科财会专业编审组组长、上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副董事长。1985年被评为上海财经大学优秀教育工作者、上海市劳动模范。1986年被评为上海财经大学先进共产党员。当选多届上海市虹口区人大代表。1989年荣获全国财政系统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受到财政部通报表扬。他还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在一幢建造于五十年代、相当简朴的居民楼里，我们找到了石教授的家。石教授年逾花甲，一头自然乌发，神态谦和，他的书房兼卧室，窗明几净，桌上和橱内的各类图书摆放有条不紊，透出书斋主人严谨的风格。

锐意改革 为会计教学呕心沥血

早在1981年，当时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系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的石教授，全力协助系主任娄尔行教授成立了教学改革小组，制定了包括专业设置、课程体

系和教材建设的会计学学科改革方案。这一方案根据学科自身规律，打破了原来照搬前苏联的做法，把按国民经济部门设置的工业会计、商业会计等专业，合并为一个会计学专业；将专业核心课程由“老三门”（即会计核算原理、工农商专业会计、经济活动分析）、“老四门”（即“老三门”加上财务管理）改成“新五门”（即基础会计、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和审计学），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合理的新的会计学科体系。初步实现了中国式的现代化会计教学，适应了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改革方案出台后，石教授不遗余力地协助娄尔行教授统一教师思想，制定教学计划，组织力量编写教材，他亲自参加核心课教材的编写工作，并担任《基础会计》的副主编和《财务会计》的主编之一，为实施会计教学改革日夜操劳。

1984年12月，娄尔行教授退居二线，担任名誉系主任。石教授接任系主任。他带领全系教师继续深入开展会计教学改革，经过数年的探索，会计教学改革取得了可喜成效。实现了五个带动：

一是带动了教材更新。一套体系完整、由五门核心课教材组成的“上海财经大学会计教材丛书”相继完成。新教材内容基础性强，阐述全面透彻，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是自始至终贯穿了会计管理的观点。其中，《基础会计》这本教材，先后荣获“上海财经大学（1983～1985年）优秀著作一等奖”、“上海市（1979～1985年）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全国财政系统优秀教材荣誉奖”及“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

二是带动了会计教学方法的改进。采用新教材（课堂讲授满堂灌的办法已难以完成教学任务）促进了启发式教学方法的应用。

三是带动了会计学科的研究。会计科研论文，特别是中青年教师撰写的会计论文成批涌现。全系教师公

开发表论文 500 多篇,许多成果得到各种褒奖。

四是带动了对研究生和新一代教师的培养。部分会计研究生直接参与新教材的编写,把培养与教改相结合。大部分青年教师担任了新教材的教学任务,在工作中得到了锻炼。

五是带动了老教师更新知识。这场在全国会计学领域率先进行的教学改革,使会计学系教学科研水平迅速提高,学术梯队迅速成长,新的会计学课程体系符合改革开放的需要,有自己的特色,对我国高等会计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受到财政部的肯定,会计学系被评为全国财政系统先进集体。

治学严谨 会计学术硕果累累

在出色地做好繁重的行政领导工作的同时,石教授带头上教学第一线用新教材为本科生开课,并指导和培养了多名会计学硕士生、博士生。他备课极端认真,讲课思路清晰,层次分明,逻辑性强,并注意吸收国外会计研究成就,充实教学内容,受到学生的欢迎。

除了亲自参加核心课教材的编写,并在全国性专业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外,他还主持了多项重大会计科研项目。

1988 年上半年,上海财经大学承接了国家“七五”规划科研项目——“国民经济监督系统”。该系统下分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基建、物价、工商、行政、统计、会计、审计等子系统以及综合平衡监督系统。为保证这一重大科研任务的高质量完成,全校投入了 30 多位研究人员协作攻关,各系的系主任为各学科子系统分报告研制的负责人。作为整个项目课题组负责人之一和会计、审计子系统研制的负责人,石教授紧紧依靠学校领导和其他专家,注意发挥中青年研究人员的积极作用,为此,他不知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终于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石教授还十分重视开展与国外专家的合作研究,及时吸收国外会计研究的新成就,努力为发展我国会计理论和实践贡献力量。1982 年至 1984 年,石教授和其他 3 位同志先后赴美国、香港,与美国加州洛杉矶大学管理研究生院合作研究中美比较会计,并参加编撰《中美会计词汇》(又名《英汉、汉英会计名词词汇译》)。该书于 1985 年分别在香港和上海同时出版,第一次将中国会计和有关经济名词译成英文,为美国会计界研究中国会计,中国会计界研究美国会计提供了方便。1987 年 1 月,中国会计学会与香港会计师公会联合编撰《英汉会计词汇》,石教授任中方研究组组长,主编这部含有 16 000 多条词汇的大型辞书,该书在香港出版后受

到中外会计界重视。

“两则”、“两制”颁布后,为了使广大会计人员全面掌握、深入领会和正确贯彻这次会议改革的精神,石教授参与主编了《中国会计改革实务全书》。我国著名会计学家杨纪琬教授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我相信,本书的出版,将有利于会计准则和新的行业会计制度的实施,对进一步深化会计改革也将发挥积极作用”。《财政与会计》杂志 1994 年第 7 期为该书发了书评。

克己奉公 感人事迹不胜枚举

“他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是上海财经大学上上下下对石教授的一致评价。他常说:“在群众眼里,共产党员的一言一行不仅仅代表个人。我们按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就会增强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反之,就会损害党的威信。”

1986 年学校复校 8 年来首次大批分配住房,申请要房者很多。按照学校分房规定,石教授应增配一间,但他考虑到“粥少僧多”,没有提出要房申请,当分房委员会根据他住房的实际情况决定给他增配一间时,他立即写信谢绝,请分房委员会将这间房子分配给其他急需的同志。

由于工作需要,学校提出把石教授在食品厂当冷冻工的儿子调入学校工作,他予以谢绝。他说:“我在学校工作就不能把儿子调来,否则,不了解情况的群众会误解是通过关系调来的,会损害党的威信;而且父子在一个单位工作也不方便。”

石教授曾多次出国讲学,进行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每次均表现出很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外事纪律观念和崇高的思想品质。在访美讲学的 50 多天里,他省吃俭用,自己动手烧饭、烫衣服。回国后,他把节余的 600 多美元上交给了国家。在赴日本期间,他的高质量讲学受到日本同行的赞赏。日本会计界同行为表示谢意,提出要馈赠大件电器,石教授婉言谢绝了,回国后,他又将在大阪市立大学讲学的酬金 3 万日元和在东京中央大学讲学的额外报酬 5 万日元全部交给了组织。

1987 年 4 月,石教授再度当选为上海市虹口区人大代表。他在和部分代表视察教育系统时,看到一部分不具备办学条件的小学危房校舍急需抢修改造。同时,他心里也十分清楚,眼下国家还没有能力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来抢救,应该提倡各种社会力量和个人捐资助学。于是,他带头捐资,在全区率先把自己前 1 年所得的兼职费和超工作量报酬捐给了教育基金会。

石教授先公后私,先人后己的事迹,在上海财大校园乃至上海高教系统有口皆碑。

**编辑同志：**

在实际工作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能得到解答。

1. 职工为解决企业资金困难而参加厂内集资所得利息是否要交个人所得税？
2. 提满折旧的房屋是否应交纳房产税？
3. 专项工程用料是否可与生产用料核算方法不一致？

(陕西宝鸡读者 李超)

答：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第四条及其实施条例第八条、第十二条规定，除储蓄存款利息、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发行的债券而取得的利息，以及持有经国务院批准发行的金融债券而取得的利息所得外，个人因拥有债权、股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等，均属于应纳个人所得税的个人所得。据此，贵厂职工通过厂内集资所得的利息等，属于应纳个人所得税范围。并且，作为支付所得的单位，厂方是法定扣缴义务人，有义务按规定予以扣缴。

2. 关于提满折旧的房屋是否应交纳房产税，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得弄清楚房产税的计税依据是什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的规定，房

产税依照房产原价一次减除10%至30%后的余值计算缴纳，与各年具体计提折旧情况并无直接关系。这个原价指的是什么？“就是按照会计制度规定，在帐簿‘固定资产’科目中记载的房屋原价”（见财政部税务总局（86）财税地字第008号文）。具体到某座房屋来说，只要这座房屋的属性及使用状况不属减免税范围（具体见各地的实施细则），其实物形态仍然存在，仍在“固定资产”科目核算，也就是说没有毁损、报废，尚未按规定转入“固定资产清理”科目核算，无论折旧提足与否，仍应交纳房产税。

3. 专项工程用料是否可与生产用料核算方法不一致，这得要看专项工程用的是什么材料。如果专项工程用的是专项物资，与生产用料无关，其核算方法自然可以不一致；如果专项工程领用的是生产用料，其核算方法就得保持一致了。在后一种情况下，若生产用料按计划成本核算，专项工程领用料也得按计划成本核算，月末再根据总的价差情况进行调整；若生产用料按实际成本核算，其情形自然更是如此了。

(本刊编辑部)

责任编辑 秦中良

忘我工作 无私奉献传为佳话

来到上海财经大学校园，谈起石教授，人们会异口同声地告诉你：“石教授富有献身精神，他心里装的是教师和学生，想的是工作。为了工作，他可以废寝忘食，达到忘我的境地。”

那是1988年夏，国家教委确定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系为财政系统唯一的全国重点学科，并要求于年底前制订出“重点学科5年（1989~1993）建设规划”，以得到国家的重点扶持。这无疑给具有70年历史的会计学系带来了新的腾飞的良机，广大师生无不欢欣鼓舞。然而，就在这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经医院B超检查，医生怀疑他患了肝癌。组织上和师生们以万分焦急的心情劝说他立即放下工作，好好休息，抓紧治疗。但是，石教授却镇静地对大家说：“我的身体素质好，抵抗力强，出不了大事。”同时满怀深情地说道：“老前辈所开创的、全体教师为之长期艰苦奋斗的会计事业，任何时候都不能受阻。眼下会计学系正处于

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刻，而我正主持着《规划》的起草工作，如果我的身体真的不中用了，那我也更应该抓紧这有限的光阴和大家一起将重点学科建设规划制订好。”他以超常的毅力，把全部身心投入到精心组织《规划》的讨论、制订和论证工作中去。《规划》终于获得了专家们的高度评价，顺利论证通过。令人欣慰的是，后经多家医院复查、会诊，医生们排除了石教授患肝癌的可能。一位老教师以最朴素的语言表达了纯真的祝愿：美哉，好人好报也。

在我们的访问交谈中，石教授总是谈会计教育、谈工作，很少谈他自己。他的这些事迹还是我们通过采访有关部门得来的。在握手告别之际，石教授告诉笔者，他从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系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后，接受了上海交通大学的再三聘请，就任了该校的会计学系主任。他表示，愿为培育更多的会计人才继续贡献余力。

责任编辑 郑维栋